

8-2013

界定本土與左翼的問題

Alvin Y. SO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thinkinghk>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蘇耀昌 (2013)。界定本土與左翼的問題。《思想香港》，第二期。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Kwan Fong 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群芳文化研究及發展部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思想香港 = Thinking Hong Kong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界定本土與左翼的問題

Cover Page Footnote

標題為編輯所加。本文根據 2013 年 6 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界定本土與左翼的問題》

評論人：蘇耀昌

（標題為編輯所加）

蕭裕均寫了一篇視野很大的文章，有關本土及左翼運動結合，正是之前大家講的東西。當然蕭裕均寫的時候不知道剛才大家所說的，現在卻巧合地在他的文章手上進行了一個結合。

首先，蕭裕均提出過去十年，就是零三七一至今，香港有兩種趨勢正在發生，一是「中國化」，一是「新自由主義化」。這兩種變化引致公民社會的反彈。蕭裕均列舉了兩對，四種力量。以他的說法，第一種是左翼，分為「左翼關係論」，及「左翼經濟論」。第二種是本土力量，分為「進步的本土力量」，及「保守的本土力量」。蕭裕均十分直接將自己界定為「左翼關係論」。

他提出，究竟進步的本土力量能否與進步的左翼力量結合呢？結合後就叫做「進步的左翼本土力量」。為何要結合呢？他提出的理由是，本土力量與左翼力量自己都搞不好，各有自己盲點。先說進步的左翼力量，其最大問題是分析的敵人是資本，但資本是流轉的，游走不同國界的，所以進步的左翼在分析資本時，往往處理不了不同族群之間的衝

突。當兩個族群衝突時怎辦呢？可能大家也是窮人，譬如香港的基層工人面對新移民，可以怎樣處理？剛好進步的本土力量，它的鬥爭是在地的。蕭裕均心中想著的可在是天星、皇后、菜園村、重建抗爭等。他認為這些具體的鬥爭場域正好提供了一個，我稱之為落腳點，給予進步的左翼力量令其龐大的分析可以落到一個具體的鬥爭點上。而香港的進步本土力量，雖然在地，但大多都是防衛，分散的，因此需要左翼提供一個能連合諸種社會關係的分析，統合成一個分析框架。所以這兩種力量結合起來，便會開出香港社會運動發展的方向。這是他所期望的。

我感興趣的是，在蕭裕均的分析中，他想連繫「左翼關係論」及「進步本土力量」，而不處理「保守本土力量」及「左翼經濟論」。那他如何界定「保守本土力量」？他說前者是以排外姿態來設定主題，他用葉蔭聰頭的講法，就是承繼了大香港主義，對香港有一種文化想像。

「左翼經濟論」又如何呢？蕭裕均說是一種階級戀物拜物主義，以及單純以經濟角度作考量點的主張。大概從蕭裕均的角度，這兩種力量不夠進步，參加不到進步聯盟，所以就不太處理了。這種界定是否有效？由於蕭裕均以「左翼關係論者」的姿態出現，我們就從這個定位開論。

對「關係論」，他引用 Eric Wolf 在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裡所講的，就是：

理解社會現象和變遷的正確途徑，一定要考量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及地緣因素之間的互動關係，不能把箇中因素看成有決定性凌駕其它因素的條件。

就是說，你不能以一個因素凌駕另一種因素來進行分析。蕭裕均就是用這個講法界定「關係論」。文中他引用《資本論》的一個注釋，引了好大段，證明馬克思的分析方法是與Wolf 上述說法是脗合的。但我覺得馬克思不似這樣說。以我理解，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或者左翼，都努力追求歷史過程裡，有什麼關鍵的因素會影響其他因素，或尋找當中比較重要或結構性的因素，而不會說排除某個因素對其他因素的影響。如果蕭裕均將他理解馬克思所說的那段話表述為「馬克思排除了預先、非歷史地假設某一種因素無論任何情況下凌駕另一種因素的話」，那我是收貨的。但明顯蕭裕均不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有需要看看馬克思的原文，我唸一唸，馬克思說：任何不理會這種物質基礎的歷史論，是非批判的；若能從這些真實生活關係中，得出相關的塵世形式，會較輕鬆容易。自然科學的抽象唯物論，是一種排除了歷史和歷史過程的唯物主義，它的缺點是顯而易見。

可見，馬克思並沒有說歷史分析應像自然科學一樣，像有些人批評說馬克思所說的；不是，馬克思正正說不是。那麼，蕭裕均以上述偏頗的定義及以其「左翼關係論者」姿態排除「左翼經濟論」進入進步同盟時，他的問題在那裡？究竟在香港的脈絡裡，蕭裕均

所指的「左翼經濟論」是甚麼人？我想，他是否說我這類人呢？

於是我有一個合理的懷疑，其實蕭裕均並不是那些贊同以一個因素絕對凌駕另一個因素的那些馬克思主義者(因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很少)，我擔心他是否指那些仍用階級分析的人？蕭裕均的文章並未提到或使用階級分析這詞。這裏，我想到列寧，因為列寧在《怎麼辦》大幅批判了「經濟主義」。我不知可否與蕭裕均對的批判「左翼經濟論」作一比較。

列寧是怎樣說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經濟主義」呢？他說「經濟主義」這個名並沒有深切表達它的實質。他說「經濟主義」並不否認政治鬥爭，與其說他們否認政治鬥爭，不如說他們崇拜鬥爭的自發性。列寧將經濟鬥爭及恐怖主義相提並論，說「經濟主義者」崇拜自發的，純粹的工人運動，「恐怖主義」崇拜那些不善於或者不能夠把革命工作同工人運動結合成一起的知識份子的自發的激憤。讀到這裡，我會想，如果你講香港的「左翼經濟論者」，是否指「進步的本土運動」？他們崇尚自發與激進啊！

我開始懷疑，蕭裕均所說的「左翼經濟論」，是指像我一樣沿用階級分析及在社會運動上專注於勞工運動的人。其實，對自我局限於狹義工人運動也是列寧批判「經濟主義」的主要內容。不過，列寧不是抽象地否定。他說在俄國工人運動早期，當工人還未組織起來時，俄國社會民主黨曾要求工作人員嚴厲執行工人階級工作，不要搞其他東西。這

是形勢的需要。所以，如果蕭裕均說的「左翼經濟論者」是指那些不參與身份政治、文化政治、或是只喜愛介入工人階級做事，用階級分析的話，那麼要評價「左翼經濟論者」，就首要看今日香港的政治環境、文化環境、工人階級的環境是怎樣？究竟我們應否在建立進步同盟時應把它排除在外？還是更應該恢復對經濟的分析，對階級的分析，對工人的工作？

最後想講蕭裕均也沒有處理的「保守本土主義」。我覺得，不妨引用葛蘭西分析「南方問題」的方法，「南方問題」不是指意大利的南方，葛蘭西說它是個全國的問題。以香港來說，用「南方問題」角度分析，香港內部既有南方和北方，我們有中產階級，有資產階級，有窮人；在中國與香港的關係中，我們也有南方和北方，我們看不起國內同胞，如同意大利北方看不起意大利南方一樣。

如果我們忽略階級問題，我們將看不見香港中產階級及香港人身份是如何形成；也看不見壓在這身份下的基層狀況是如何。最後結果是，「保守的本土主義」會把我們的基層民眾捲到他們那邊。

（本文根據 2013 年 6 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